

梅菲斯特奖
获奖精品

首次登陆中国
Mephisto

二重身宫

(日) 雾舍巧 / 著
李艳 / 译

日本 株式会社讲谈社 独家授权

北岳文艺出版社

梅菲斯特奖
获奖精品

首次登陆中国
Mephisto

二重身宫

(日) 雾舍巧 / 著
李 艳 / 译

日本 株式会社讲谈社 独家授权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重身宫/ (日) 雾舍巧著; 李艳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9

ISBN 7 - 5378 - 2691 - 9

I. 二... II. ① 雾... ② 李... III. 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250 号

《DOPPEL GANGER KYU <AKAZU NO TOBIRA> KENKYUKAIRYUHYOUKAN HE》

©雾舍巧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二重身宫

〔日〕雾舍巧 著

李 艳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井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60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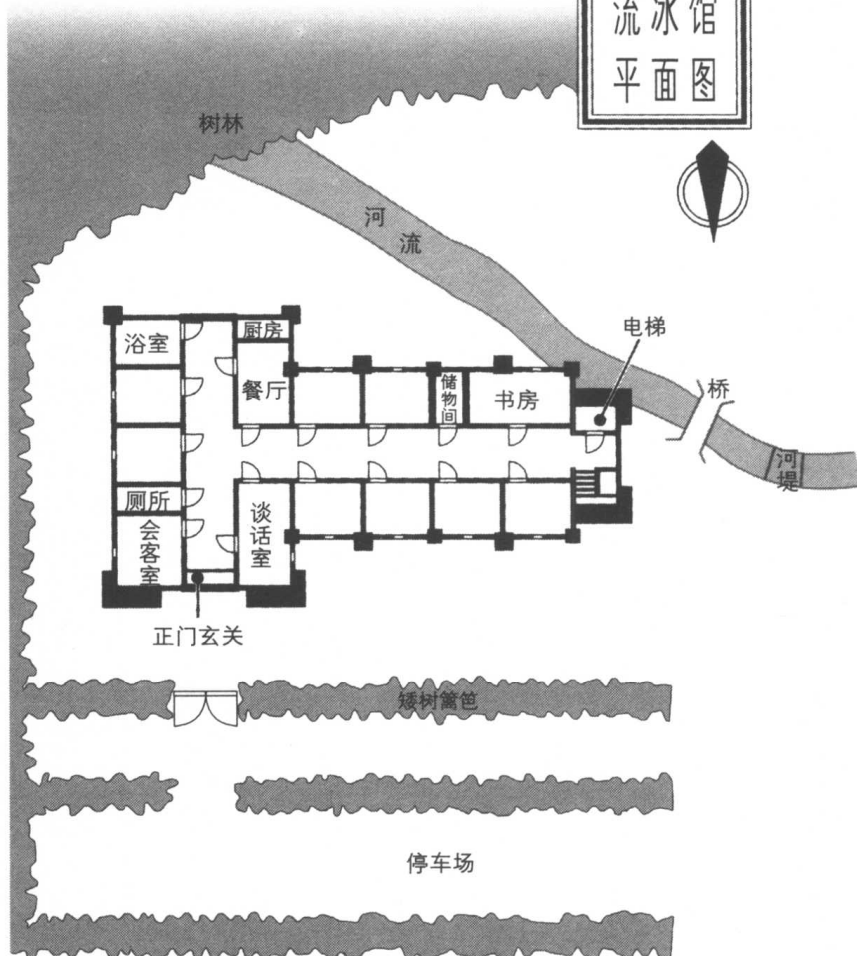
印数: 1 - 13000 册

*

ISBN 7 - 5378 - 2691 - 9

I · 2632 定价: 19.00 元

流冰馆
平面图



登场人物

“难启之门”研究会

后动悟 ----- 会长。
鸣海雄一郎 ----- 自称“名侦探”。
大前田丈 ----- 具有“无‘锁’不摧”的特长。
森咲枝 ----- 具有超能预见力。
由井广美 ----- 广报担当。
二本松翔 ----- 书记。

纯德女子学院高等学校

冰室凉香 ----- 女高中生。冰室流侃的孙女。
野野原凉子 ----- 女高中生。凉香的朋友。
李冈智里 ----- 女高中生。
中尾美玲 ----- 高中毕业生。
远峰幸彦 ----- 国语教师。

推理研究班“隔壁的房间”

冰室流侃 ----- 主持者。“流冰馆”主人。
寒川英明 ----- 眼科医生。
青山雅代 ----- 女性推理作家。
头木保 ----- 高中生。



二重身宮

Mephisto

其他

飞岛飞鸟 ----- 刑警。

三仓井端午 ----- 药品中间商。

涩谷进平 ----- 建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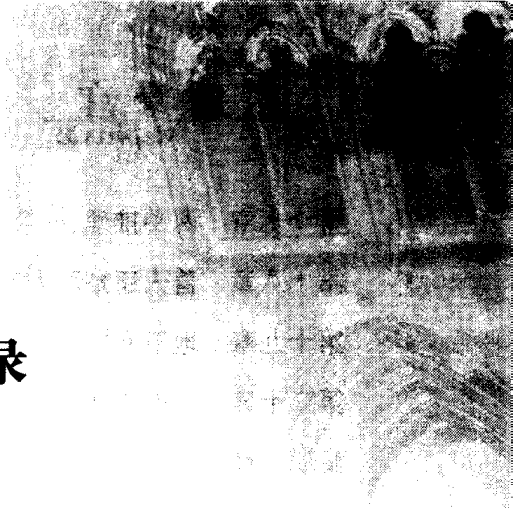
泽木 ----- 冰室流侃的秘书。

小吃店的老板娘

出租司机

千叶县警察头目





目 录

第一章 难启之门·····	(1)
第二章 “救命!”·····	(25)
第三章 不期而至的来访者·····	(48)
第四章 真的就没有别人了吗?·····	(63)
第五章 九指的双胞胎·····	(75)
第六章 两个流冰馆·····	(93)
第七章 该有的东西和不该有的东西·····	(110)
第八章 肥皂泡的勇气·····	(117)
第九章 需要烧毁的东西·····	(138)
第十章 尸体也消失了·····	(154)
第十一章 出租车之谜·····	(170)
第十二章 犯人在死者中?·····	(181)
第十三章 被穿透的动机·····	(193)
第十四章 十人到齐之后·····	(206)
第十五章 被发现的现场·····	(223)
第十六章 谁是双胞胎之一?·····	(244)



二重身宫

Mephisto

第十七章 两种推理、一个犯人	(254)
第十八章 善人还是恶人?	(268)
第十九章 地下室的三段论法	(281)
第二十章 小说的结局	(294)
解说 难启之门的对面	(308)

第一章 难启之门……

我发现那扇奇妙的门完全是出于偶然。

就门本身来说，和等距离排列在走廊上的其他十几个门没有任何分别。似乎为了和奶白色的墙壁取得协调，门一律呈浅蓝色，向右开，左端配着圆形的把手。名片大小的塑料牌挂在与视线相齐的位置，上面写着门里面人的名字。

那天，我为了找个人，走进了那座大楼。大楼一共5层，每层有十几间彼此独立的房间。

我挨间对照着要找的人的名字，但一无所获。走到走廊尽头时，我发现了那扇奇妙的门。

“难启之门……？”

我不经意间念出上面的字，却不解其意。

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封的房间，天长日久没人再知道其中的原委时，渐渐地被称为“难启之屋”。所谓“难启之门”，恐怕也有类似的原因吧，我想。大凡这类事情，都伴有幽灵的出没，或者杀人狂行凶之类的恐怖传言，但我一直认为，即使是在这样的房间里，只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上，从出生到现在这20年中，我无缘邂逅这样的房间。

但就在此时此刻，它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难启之门……”

我又一次念出了声，接着半信半疑地“难道这就是，难启之门？”

心中满是狐疑。我头脑中所描绘的“难启之门”应该是旧



二重身宫

Mephisto

公馆的一间地下室，或者荒废了的中学理科实验室，或者身败名裂的豪门家中的一间废屋等等，总之至少应该是块腐败不堪的朽木。我没法认同，面前这扇涂着淡淡蓝色的门，堂而皇之地以“难启之门”自居。

但我又不得不承认眼前这扇门的确是“难启之门”，因为

门上写得清清楚楚……

白板比一般写着室主人的名牌大两圈，用浓墨横写着“难启之门”。

我把来此的目的抛在脑后，凭着好奇心的驱使，手伸向了门把手。

“啊……”

因为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意料，我不禁叫出声来。从“难启之门”联想到的是，门是上了锁的——这场景无意识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与此同时，我也猜测门是否会顺从地打开呢——尽管没有任何根据，但我的确这么认为。如果是喜剧电影或者漫画的话，在我拉门把手之前，门就会从里面自动打开，给可怜的来访者来个措手不及，不过这次没有这样展开。

“这是怎么回事？”

我盯着握在自己手中的门把手。不管门是否打开，从一开始门把手就已经掉了下来。

由于向后拉的用力过猛，我被狠狠地蹲在地上，这样的结果和屁股的疼痛让我觉得有些恼火。

——对！一定是谁的恶作剧。

我联想起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吃你一惊”的节目。故意在坡道上撒苹果，让自来水管不流水等，看当事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我坐在走廊的地上，左右观察，寻找隐蔽摄像头的位置。不过我马上意识到摄像头是很难被轻易发现的，于是为了不让全国





的观众看到我这副窘象，我像模像样地站了起来。

我是有常识的。这类节目一般会备有两台摄像机，一台放在稍远的位置，为了拍下全景，一台则设置在离对象较近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摄像机应该在这儿吧。”

我很得意自己的推理，说话时仿佛就站在话筒前，心情就好像名侦探在宣布“你终于被我逮住了”一般。头脑中甚至浮现出，自己被邀请到电视台的演播室，被主持人问道“您是怎么知道摄像机的位置的？”。

于是，我把头靠近可能安放摄像头的“圆孔”。

“构思很巧妙。直到最后一刻，被害者都无法知道摄像头的存在。只有等门把手掉下来以后，一切才可以真相大白。”

我一边想，一边向可能放摄像头的位置——门把手掉下后留下的空洞看去，那里应该有架超小型 CCD 摄像机。

“哇！”

我感到特别惭愧，又一次坐到了地上。

——完了，难道又上当了？

尽管失态窘相已经无法挽回了，但从门洞中伸出人的手指，的确是意料之外。

“怎么这么吵呀？”

这时，随着说话声“难启之门”从里面打开了。

“哎，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男人从门后探出头来朝我这边看，样子和他的声音一样稳重。眼睛稍稍下垂，脸的下半部有些浮肿，可能是因为脸部太大的缘故，头发看上去很少。整个人就像一只打瞌睡的大河马。

“大前田君，有事吗？”

接着从屋里传来了女人的声音。低缓的、娇婉的声音中，有一种可以吸引男性的力量。从容的语调让人联想到应该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可当门大开时，却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她友善地向坐在地上的我伸出手来。然而我却没碰她的手，而是以极快的速度站了起来。

“哦，没关系，我没事。”

我感觉自己面红耳赤，心里一边祈祷着对方别看出自己在脸红，一边假装没事，故意拍了拍并没被弄脏的牛仔裤。

“摔倒了吗？如果受伤的话就麻烦了。可以的话，进来说话吧。”

如果受伤了的话，她可以帮我在屁股上敷热毛巾——从她温柔的语气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以前只是耳闻而已的“楚楚动人的女性”，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

她眉毛又浓又粗，眼睛大而美丽，脸部丰腴得恰到好处，天真且纯洁。头发垂到肩部，露出一边的耳朵，两鬓的头发显得俏皮而可爱。

“没礼貌！在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中，你是最过分的。”

刚一进门，就听到了这一番责骂。对面的是另外一个女孩，站在门的阴影里，抱着双臂，做出要大加评论的架势。

“过分？你指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反驳了对方没有根据的诽谤。

“过分就是过分，不然你把手放在这里试试。”

她把食指放到了我的鼻子下面。意思是……看看鼻子有没有变长。（译者注：在日本鼻子变长是对女人垂涎三尺的意思）我有些无所适从，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浑身在发烧。

“你这笨蛋，你的脸还在发烧，快说实话吧。”

她再次以言相击的时候，我竟然有些犹豫了。

“不好意思，千万别介意。由井说这话其实没有任何恶意。”

靠墙站着的男人，嘴里叼着烟卷，这样说道。他穿一身浅茶色西服，背头。

“你看，由井的表情，更是满脸为难呢。”

“由井”似乎是刚才奚落我的那个女孩的名字，从她的表情



中的确很难察觉出敌意。眉目清楚……大眼、大嘴、大耳朵。长长的睫毛向上翻卷，乌黑的头发一直垂到肩胛骨附近。作为女性不是魅力十足的那一类，但具备一种吸引人眼球的气质。

“是个本性善良的女孩，请你原谅她吧。”

身穿西服的男人说道。

“你在说什么呀，好像把一切都看透了一样。鸣海君和大前田君刚来的时候，不也是和这小子一样，眼里只有咲君吗？”

“是啊。所以由井你每次都有相同的反应呐。”

我边听边把他们说到的人名和面前的这几个人分别对号入座。

首先，这个女孩叫“由井”，穿西服的叫“鸣海”，最初让我着迷的那个女孩叫“咲君”，像大河马的那个叫“大前田”。

“那么，你叫什么？”

鸣海问我。

“我吗？”

可能看到了我莫名其妙的表情，鸣海摊开双手，半表演似的解释起理由来。

“刚才从我和由井的对话中，你已经知道了这里所有人的名字。你一边搜寻着记忆，一边对应着每个人的长相，这点从你的眼神中能够看出。”

我并不是有意识地依次去看每个人的脸，但被他这么一说，好像确也如此。不管怎样，的确我在头脑中整理着这些人名，所以也只好承认这个事实。

“你说的没错……”

“你肯定在想，即便如此，我又为什么非把名字告诉你们不可呢。”

鸣海的思维方式和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推理小说中名侦探的角色。一个有点爱刁难人的名侦探。

“就好像一个名侦探吧……”





二重身宫

Mephisto

这回又被他抢了先，鸣海又一次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作为名侦探，首先就应该询问对方的姓名啊。”

原来如此——这位鸣海君本来就是以名侦探自居，事情变得有趣起来。

“首先自报家名如何呢？”

我索性投其所好，说出了侦探小说中再陈腐不过的台词。

“噢……”

可能因为正中下怀，鸣海高兴地点点头。

“我叫鸣海雄一郎，在这里担当究源解谜的思考人物。大家都叫我名侦探。”

我吃惊不小。不是因为和名侦探面对面，也不是因为有名侦探存在这件事本身。大千世界，胜任名侦探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只是没见过这样到处招摇惟恐人不知的名侦探。但那种坦率和自信，可能是名侦探特有的气质。

“这个女孩是……”

鸣海就好像做自我介绍一样，开始介绍“咲君”小姐。

“她叫森咲枝，她吗……”

名侦探故意皱了皱眉，用右手的拇指顶住额头，把点燃的烟卷挟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啊，“思想者”！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过他恐怕想做出有些为难的架势。

“鸣海君，不用为难。你怎么想就怎么介绍好了。”

咲小姐和蔼地笑了笑。

“假灵媒师，伪灵能者。”

由井代替鸣海回答道。这种介绍的方式似乎对咲小姐来说显得有些失礼。

“不错。”





但是咲小姐好像并不在意，朝我微笑点头。

“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没什么作用……”

“不，不是这样的。”

鸣海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出言不逊，要极力补救。

“没事，鸣海君。的确如此……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所谓‘通灵’能力的存在。”

“即便如此，假灵媒师，伪灵能者是指那些明知自己没有那种能力，却故弄玄虚骗人的人，咲小姐你和这些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啊。”

“鸣海君压根就不相信灵或者超能力的存在，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呀。”

否定鸣海发言的是咲小姐自己。

“如果没有鸣海君这样立场的人的话，这里存在本身也就瓦解了。”

从开始大家都在说“这里”，究竟这个屋子，这群人在做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打转转。

“如果说没用的话，由井比小咲更……”

鸣海的话说到了半截，原来是因为被那位“没用小姐”踩住了脚。

“女孩是不需要做那些事的。”

小咲立刻安慰道。但“没用小姐”此刻已经是气得满脸通红，并不道歉。

“没用，你说得太过分了！”

——不会是真的吧。

我定睛看着。眼泪居然在她眼里打转转。虽然动感情，但也不至于哭吧。

“对不起啦。”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反应，鸣海不慌不忙，并没有故意讨好，只是平平淡淡地道歉。



“那么，由井你自己做自我介绍吧。不然我可能又会出言不逊了。”

“是呀，广美。”

咲小姐也表示赞同。

“好吧。”

我只知道她叫由井，咲小姐所说的“广美”可能是大家的爱称吧。我虽然不解“广美”和“由井”之间的联系，但她们之间的关系更让我摸不着头脑。究竟关系是好是坏……由井的眼泪已经不见踪迹，现在是满脸的笑容。

“我叫广美。18岁，在这里年龄最小。但是，会员资格最老，会员号是1号。”

原来姓“由井”名“广美”，名字之谜揭开了。可是更让我不解的是，会员号是……这里难道是一个什么组织吗？

“喂，广美，你又杜撰什么会员号了？”

鸣海看着广美说。

“因为是研究会，那其中的成员自然就是会员喽？因为我是第一个入会，所以会员号1号……难道不合情合理？”

“话不能那么说。难道有编号的必要吗？这究竟是谁的决定？”

“我的现场决定。”

由井广美显得颇为得意。

“因为鸣海君刚才出言不逊，所以我想有必要明确上下级的关系……和年龄、能力无关，早入会的算元老。所以才排号的。可不能对元老不敬喔。”

由井说着调皮地挤眉弄眼。

“那我应该是2号。”

小咲也表示支持。

“3号是大前田君，4号是鸣海君。”

“哎，我是最后。”



两个女孩相视而笑。究竟她们的关系如何呢……总之，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

“啊，对不起。我一切都实话实说，请你们告诉我这到底是哪？刚才你们在说研究会……难道这不是北泽大学教授的研究楼吗？而且门上也没有教授的名牌，而是叫做‘难启之门’……”

“没错。”

鸣海表示肯定。

“门是开着的，大家都在里面。所以既不是什么‘难启之门’，也不是什么‘难启之屋’。”

我好像一个蒙冤的犯人。这次，不仅是鸣海，小咲和由井也疑惑地看着我。

“你在说什么？这里本来就不是什么‘难启之屋’呀？”

由井显得有些生气。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鸣海突然拍手道。

“肯定是因为那块牌子又掉下来了。”

“啊，对！真不愧是名侦探！”

得到了由井的赞许，名侦探正要走出门去。走廊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带着答案走了进来。

“这玩意又掉下来了。”

是一个四方脸，带着眼镜的男人，声音有些沙哑。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牌子。

“真是这样啊。”

鸣海一边接过牌子，一边把正面给我看。

“……研究会”

我读出了牌子上的字。我觉得这笔迹和牌子都很眼熟。毫无疑问，这和门上贴的“难启之门”的牌子是一对。

“也就是说，这里是‘难启之门’研究会？”

“对，写着‘研究会’的牌子总会掉下来。所以，你可能只

